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魏 琪 爾

施 蠶 存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爾 琪 魏

著存蠶施

書 叢 小 科 百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爾 琪 魏

著存蟄施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人 行 發
五 雲 王	
路 山 寶 海 上	所 刷 印
館 書 印 務 商	
埠 各 及 海 上	所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VERGIL

BY SHIH CHIH TSU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All Rights Reserved

魏琪爾目錄

第一章	緒言	一
第二章	生平	九
第三章	牧歌	二六
第四章	田功詩	三六
第五章	史詩伊尼特	四七
第六章	結論	五九
參考書目		六五

魏琪爾

第一章 緒言

羅馬文學，在西洋文學裏，是與希臘文學並稱爲古典文學的。從事於文藝的人，總奉爲楷模，推崇之，讚嘆之，至今不衰。但是希臘羅馬兩國的文學，正如兩國的國民性一樣，是根本有着差異的。我們知道希臘是一個尙美的國家，而羅馬是一個崇實的國家，在文藝上，也有着這種差別。我們總觀希臘文學，頗多旖麗瑰豔之作；而羅馬文學中，却祇有一種樸茂端凝的氣息。所以研究羅馬文學而要想尋求一種詞藻繽紛的作品，如希臘荷馬（Homer）之史詩，莎馥（Sappho）之豔歌，那是即使勉強舉出魏琪爾（Vergilius）和奧維特（Ovidius）的作品來，事實上也萬難與之頡頏的。這是由於兩國人民生活環境之不同，性格之差異，以致如此。並不是羅馬人的才氣不及希臘人也。但羅馬文學，却是從希臘文學中孳乳出來的。在西西里戰爭（Sicilian War）告終之際，有

一個希臘答朗登 (Tarentum) 人，名字叫做安特羅尼克思 (Andronicus) 者，被俘於一個羅馬人李維烏思 (Livius) 家爲奴隸。李氏因爲知道他懂得學問，憐而爲之脫去奴籍，并且叫自己底子弟從他讀書。於是他遂承祧兩姓，叫做李維烏思、安特羅尼克思。其時羅馬國基初定，未遑文治；稚子所雜誦，惟有十二銅牌大憲章，及少許的俚詞雜曲而已。安特羅尼克思遂以荷馬之史詩奧德賽 (Odyssey) 譯爲拉丁文，授與塾童，作爲課本；年長的學生，則授以希臘悲喜劇的譯文。於是一紙傳鈔，家弦戶誦，希臘文學之勢力，至此遂深入於羅馬。以後作家輩出，篇帙漸富，羅馬文學得以逐漸發達。溯其源流，安特羅尼克思的事業實有大功。詩人賀拉思 (Horatius) 曾說：『佔優勝者羅馬，實爲希臘文化所佔勝。』確也。

羅馬文學，直至凱撒 (Julius Caesar) 時代，所繁盛者，還祇有戲劇和散文。因爲那時政體共和，學者都想在政治上有所樹立，所以多研究治術，發爲文章，將以致用。直到奧古斯德大帝時代，詩歌作者紛起，羅馬文學於是展開爲一個光華燦爛的局面。詩人魏琪爾便在這時候寫成了他的名篇，永爲羅馬詩聖。後世甚至稱此時期爲黃金時代，亦可想見其盛況了。

所謂奧古斯德時代，在文學史上，是和在政治的歷史上有一些不同的。歷史上所謂奧古斯德時代，是指從阿克興（Actium）戰爭的那一年（西元前三十一年）到奧古斯德大帝崩駕的那一年（西元後十四年）的一段時期；而在文學史上，爲便利起見，普通總是指從凱撒之死（西元前四十四年）到詩人李費和奧維特之死的那一年，即提比留斯王即位後第三年（西元後十七年）這一段時期。

這六十年間的奧古斯德時代，實在是羅馬文學大活動的一時期，尤其是在詩歌的建設這方面。阿克興戰爭，結束了蘇互一世的曠古未有的革命政變，戰爭，財產的藉沒，徒流和虐殺。而奧古斯德大帝的勝利却是獲得了一世紀的和平，寧靜及富饒。那時全國的人，正如史家泰雪都思所說，都已精神衰疲，財力耗竭，在渴望和平中一致同意於帝國之建立。詩人如魏琪爾，賀拉思，諦蒲路思，普路卑諦烏思諸人，或則生當離亂，屢經兵燹，因之廬舍無存，漂流失所；或則曾身親戰役，目擊沙場苦難，爲之心肝摧阻。一旦奧古斯德大帝能奠平宇內，使人民都過一種安逸愉快的生活，於是詩人們發爲短咏長謠，都不免與會颺舉，有一種歌頌承平，讚美繁華的傾向。而人民也當然覺得有偃武

修文的必要，於是文藝之在羅馬，便在這個時代，絢爛地達到了最高點。

但是，這裏我們可以分開來研究一下，使羅馬文學特別發達的這時期內的幾種影響。第一，當然是要說到這時期的詩人的物質生活。羅馬在共和時代的末年，以及帝國時代的初年，因為商業和侵略的關係，已經積聚成一個很富的國家。但是這種財富的分配，却是極不公平的，祇有少數貴族方才有染指於這些財富的可能。所以國家雖富，而平民還是很貧困。到了帝國時代，奧古斯德和他的臣下，都很懂得與其把這些財富花去裝飾自己底別院離宮，倒不如花在偉大的公共事業上，所以奧古斯德生平的重建神廟的政策，實在除了宗教的作用外，還頗有着一種藝術的和政治的作用。他要人民自驕於羅馬城外觀的宏麗，正如卑列格爾（Pericles）之要他的人民自驕於雅典城的宏麗一樣。

而奧古斯德大帝這樣的施捨之最持久的遺留物，比他的莊嚴的神廟及劇場更持久的，却是魏琪爾和賀拉思的詩歌。因為這震驚一世的皇帝的優禮，魏琪爾才能專心致力，在岡巴尼亞的美景中，費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不休不輟，完成了他的兩種傑作。賀拉思也是靠了梅賽那思（*Mae-*

corras) 的蔭護，得以告終了他底辛苦的漂泊生涯，而整天地優遊於莎蘋山中，或普萊納山的清冷的空氣中，或陽光和煦的貝伊河濱，搜尋他的靈感與詩料。即以這兩個詩人而論，如果沒有享受這種舒適的物質生活的幸福，恐怕也不會有這樣的盛名享受到如今吧。

其次，因為這時代的詩人都能夠過着一種舒適的物質生活，並無衣食之累，由此，我們還可以推論出這個時代的詩歌是很受了些庇護制 (patronage) 的影響的。原來早年的共和時代的詩人，大多數不是羅馬人，而且多是些地位較卑的人。他們憑着他們的名譽，偶爾能夠結識幾個大族，而大部分還是須要獲得民衆的歡迎，方才可以算真正的成功的。到了後來，共和時代的末年，那時的詩人，差不多自己就是出身於貴族的，或則至少也是貴族們的好朋友。他們的寫詩完全爲了娛樂自己或同等的朋友，所以他們所遺留下來的作品，都是給上流社會看的。而在奧古斯德時代，則詩人都是生於意大利的鄉村或小城裏的，而且其中最出名的兩個詩人又是誕生於一個很低微的人家的。但是他們過了青年之後，却都與這時候的大人物有了很深密的交誼，於是這些大人物對於他們的庇護，遂給予他們以相當的運命及地位。

在當時的許多文學的庇護人中間，最著名的恐怕要推到梅賽那思了。他實在是當時許多詩人的大施主。魏琪爾，伐理烏思（Valerius），賀拉思等詩人都聚集在他門下。至今，在這些人的傑作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對於他的許多贈獻之作，譬如在魏琪爾的田功詩中，賀拉思短歌的前三卷中，就可以舉出許多名句來。梅賽那思是奧古斯德最信任的大臣，但也是最淹博的文學欣賞家。他的欣賞文學，並不自限於狹小的一己的好惡，所以當時的詩人都萬派朝宗地歸順於他了。但是，對於文學的庇護，或者竟可以說奧古斯德大帝自己底恩惠更爲重要些。因爲奧古斯德大帝不僅是一個天賦的偉人，實在也曾受過很高的教育的。他是個有力量的演說家，又是一個老練的著作家。他會試寫過詩歌，有過些散文著述。所以對於那些著名的詩人如賀拉思，魏琪爾者，他都很高興地接受他們，列入他底好友之中。但是，奧古斯德有一個脾氣，如果他是做了一個寬大的庇護人，他同時也能做一個嚴刻的主人。於是，文學也正和一切別的事情一般，須得服從他的命令，順他的意志，而吻合於他的政治。爲了他的緣故，所以大部分的詩人，在藝術上和思想上就受了不少的影響了。而迦路思（Gallus），奧維特等詩人之拂逆他的志願及侮辱他的尊嚴，雖然有他們昔日之榮名與

交誼，終於不能見恕，即此可想見了。

以上所說的，便是造成奧古斯德時代文學的兩種主要勢力。但是，這裏我們還得先研究一下，爲什麼在奧古斯德時代，特別熱心於詩歌呢？羅馬人的天才是更適宜於演說辭，歷史，和教訓的說明文的。在凱撒時代，這些散文文學已經臻於完善的境地；而到了奧古斯德時代，我們所能得到的散文作品却祇有一部李費的歷史，況且這還是這時代的末年的成績。這裏似乎須要有一個解釋吧。原來羅馬演說之忽然衰歇，乃是爲了政治生活驟然衰歇之故。公衆的演說不能像二世紀以來那樣地在社會上佔大勢力，於是便沒有人留心於此道了。至於哲學的或歷史的文章，也很受些厄運。在奧古斯德的帝國裏，是很厭惡人家玄祕地思索和考究什麼事物原始的。這個新的時代，所要求的是安靜，是逃避煩慮，逃避思想之紛擾。所以，在這樣的政治勢力之下，有人要寫作，或甚至出版一本公正的史書，是絕對不可能的。保利哇（Asinius Pollio）的大著終於沒有完成，即是此故。

這正如一個法國著作家季耐（F. Quinet）所說的：『詩歌是在苛政之下最後衰殘的一種文學形式』。所以這時大家都自然而趨向於詩歌了。起先，羅馬文學向不注意於此。到了這時候，

其驟然發達起來，斐然可誦，也遂成爲當然的現像。魏琪爾承受了奧古斯德的恩寵，秉其天才與學力，乘時有作；伊尼特十二卷，諛頌奧古斯德的天潢華胄，贊美羅馬之民風，益以咏嘆鄉邦之景物，儼然成爲羅馬國民之史詩。朝野歡迎，交相延譽，推其詩爲傑作，奉其人爲詩聖；直到如今，距魏琪爾之生，二千年矣，事文學者，還忘不了他，要紀念他，豈不盛哉！

第二章 生平

要知道一個古代著作家的身世，我們現在總祇有兩種方法：一是從他們自己底著作中去搜索東鱗西爪地顯露著的材料；一是從同時代的這個著作家的朋友的著述中去搜尋關於他的記載。如果有傳記，那就更好了。但是，前項的辦法，也有靠不住的。卽如在賀拉思的著作中，我們差不多可以揣知他全部的生活；而在路克列諦思（Lucretius）的著作中，除了他與曼迷曷思（Memmius）的關係之外，別的生活狀況却一點也找不到。至於後項辦法，如果不能有整篇的傳記保留到現在而未失佚，實在也是很瑣碎的。所以有許多古代著作家的生活，即使費了幾世紀學者的研求探討，終於祇能使我們斷片地得知一個大略，這真是不幸的事。

關於魏琪爾的生平，因為他是這樣一個重要的一個羅馬詩人，所以研究的材料比較的多些。但是，能够保留到現在而使我們認爲重要的參考物者，除了他自己的著作之外，祇有賀拉思的許多詩篇，兩篇散文的魏琪爾小傳：一篇是一世紀時，一個名叫普洛蒲思（Valerius Probus）的文

法家撰的；另一篇比較的長而重要，是一個四世紀時的文法家，名叫陀那安思（Donatus）的人撰的。此外還有一篇是用六音步詩體做的韻文魏琪爾傳，係一個名叫福喀思（Phocas）的文法家的手筆，此詩一大半是敘述詩人魏琪爾誕生時種種奇怪的朕兆，率近誕妄，不足取也。現在我們所知道的這個拉丁詩人的傳記，就是幾世紀以來的學者，從以上所舉諸書及散見於其他古籍中的零星材料，勉強整理出來的。

魏琪爾的全名是 Publius Vergilius Mars，生於公元前七十年十月十五日。這一年，在羅馬的政治上，正是平民領袖彭貝（Pompey）出任執政官的那一年。羅馬人對於自己和朋友的誕日，一向是很虔敬地慶祝的，所以，後來對於這個國家的詩人魏琪爾的誕日，羅馬人竟當作是一個重要的節日。魏琪爾誕生的一年，又正是許多奧古斯德時代的名人紛紛誕生的十年間的第一年。魏琪爾比保利哇和伐理烏思稍微年輕些；但比迦路思（Gallus），阿格利邊（Agrippa），賀拉思和奧古斯德大帝等人却年長些。這些人都在青年時代，就達到了他們的榮譽的崇高的地位，在文學上或政治上，而魏琪爾之出名，却比較起來，年晚得多了。

他的誕生地是在曼都亞（Mantua）鄰近的安岱思（Andes）村落中。但是這安岱思村落究竟是在什麼地方，現在却不知道了。雖然從但丁（Dante）時代以來，就有着一種傳說，以為在敏雀河（Mincio）下游，距曼都亞約三哩路的那個彼都拉（Pietola）村就是。但這也不過是因為在普洛蒲思所作的魏琪爾傳中，曾把安岱思敘述為一個鄉村，而且說是距離曼都亞約三里許。可是安岱思這個地名普通總被稱作『村落』的，可見一定包含着許多鄉村，而決不是一個鄉村的名字。所以，將曼都亞鄰近的許多地方認為是安岱思的傳說，全沒有一點真實性的。

魏琪爾的早年所最習熟的特殊景色，要算是那敏雀河的青蒼的兩岸及其平靜的波流了。這是在他的牧歌及田功詩中，有好幾節文字用熱情的回憶吟咏着的。但是，這樣的詩人的家鄉，從波河以北的地方，直經公元前四十九年，當魏琪爾二十一歲之際，才得享受到全部的羅馬公民權。因此，這個早期帝國的國家詩人，也正如共和時代的國家詩人們一樣，爲了氏族的關係不能算是一個國民。這裏，我們要疑心到魏琪爾的出身，究竟是不是屬於純粹的意大利系了。在他的史詩伊尼特第十卷第二百零四行中，他說曼都亞地方的人是屬於安司甘系的；但是我們知道在波河以

北的這種哀脫路利里族人（Etruscan）早已在高盧人佔據之前避地他遷了。雖然羅馬佔領之後，在波河之北曾置有許多重要的殖民；但是在波河和阿爾卑斯山之間的大族却是凱爾脫人（Celtic race），雖然他們久已在生活態度及文化這方面同化於純粹的意大利族。宙斯著凱爾脫文法書，在別的高盧人名中，認識了一個凱爾脫語根，研究起來，在魏琪爾的名字 Vergilius 中，疑亦即 Virgo, Virga 及 Vergiliae 諸字之語根。故今之學者，因魏琪爾有憂鬱，對於不可見之世界之神祕的探索，熱烈的愛諸種凱爾脫氣質，愈認其藝術及天才為源於凱爾脫而教化於拉丁文化者，亦非無稽之論也。

奧古斯德時代的羅馬文學家，非但其誕生的地域比前代廣闊，而且文學家的社會階級也和前代不同。在共和國末年的演說家，歷史家和詩人，大多是羅馬或意大利望族中的人物。他們不是自身為執政者，就是和執政者有着密切的交誼。而這奧古斯德時代的兩個大詩人的運命，却證明了這時期的社會階級已不能限止一個出身卑微的人上躋於榮顯。魏琪爾和賀拉思的父親都是勤勤懇懇，終年勞作，而能够聚積錢財，在本鄉購置一個小農場的鄉下人。魏琪爾的父親實在還不

如賀拉思的父親，因為他還沒有脫離一個替人服役的地位。他據說是一個馬奇烏思（Magius）的僱工。（這馬奇烏思，據一種記載說是一個陶器師；但據另一記載說乃是一個差役。）因為他的勤勞被主人中意了，於是他遂得娶主人之女兒為妻。魏琪爾的母親名叫馬奇亞波妲（Magia Polla）。他的父親，據說是在別種農作之外，還全靠了養蜂以增加他的資產的。在田功詩中，魏琪爾曾很詳備地敘述了這種農事，所以這個說數想必不是無稽的。

魏琪爾正如賀拉思一樣，運氣的是有着慈愛的，有見識的父親。雖然自己是出身卑微的農人，但很能看出他們的兒子是可以受世界上所有的高等教育的。所以在他父親的愛護之下，魏琪爾從小就企望着一種高尚的職業。在十二歲的那年，他被帶到克萊蒙那，這是一個很古的拉丁殖民地。他的父親好像是伴送了他同去的，正如賀拉思由他的父親伴送到羅馬去讀書一樣。在十六歲生日——這一天，據陀那安思的記載，剛是詩人路克列諦思的死期——魏琪爾才穿上了那件寬博的妥袈（Toga Virilis，羅馬人滿十四歲時所穿之衣）；差不多就在這時候，他到了米蘭城（Milan），在那裏繼續求學。直到公元前五十三年，當他是十六歲有餘，十七歲未足的時候，才又

遷地到了羅馬。據說小史詩題作蚊蚋 (Culex) 者，就是他在本年所作；但是實則此詩作者究竟是否魏琪爾，至今尚在懷疑中耳。

在羅馬，魏琪爾始拜哀璧提烏思 (Epidius) 門下治修辭之學。哀璧提烏思者，亦即少年奧泰維，未來之奧古斯德大帝之師也。以史實徵之，魏琪爾與奧泰維之師哀璧提烏思必在同時，故可見他們兩人在十年後，正式晤對以前，早已相識了。魏琪爾到羅馬的時候，在文學上正是很重要的，因為那時正常路克列諦思的詩集出版，這是自從安尼烏思 (Quintus Ennius) 的史詩安那兒 (Annales) 傳布以後的羅馬文學中一件最重大的事，所以這事一定很影響了魏琪爾對於詩藝的熱心。詩人喀都路思晚年的詩也很明顯地受了路克列諦思的影響，當魏琪爾到羅馬之時，喀都路思方在編定其詩集，不久亦即逝世。所以在 *Catalecta* 一集中，(這是比蚊蚋一詩更公信地傳為魏琪爾所作的一集小詩，) 我們可以看見有兩三首詩是逼真地摹做着喀都路思的風格的。但是，奇怪的是在魏琪爾的詩中，他却絕未提起過路克列諦思和喀都路思。在他的牧歌中，他所曾很景仰地說到的都是些同時代的詩人，如伐理烏思，辛那 (Cinna)，保利哇，及迦路思諸人。如果說

這是由於舊詩人政見不同之故，但路克列諦思又不像西塞祿那樣的有什麼政治行爲或意見表示出來，使新詩人和他隔絕。所以，這倒真是使我們思索的事。

在 *Catalecta* 一集中，最有趣的是一首當魏琪爾從哀璧鳩魯派哲人西隆 (*Siron*) 治哲學的時候作的短詩。這首詩是表示他對於捨棄了虛空的銜學的修辭及文法之學，而從事於真實的哲學之探討的歡喜的：

*Ite hinc, inanes, ite, rhetorum ampullae, inflata rhuso non Achaico verba,
et vos, Seliique Tarquitiique Varroque Varroque, Scolasticorum natio madens
pingui, ite hinc, inane cymbalon inventutis.*

*tuque, O mearum cura Sexte, Curarum vale, Sabine; iam valete, formosi.
Nos ad beatos vela mittimus portus, magni petentes docta dicta sironis,
vitamque ab omni vindicalimus cura. ite hinc, Camenae, vos quoque ite
iam sane, dulces Camenae (Nam fatebimur verum, dulces fuistis); et tamen*

meas chartas revisitote, sed pudenter et raro.

此詩前十行之意曰：『吁，往哉！汝修辭學家蓋如彩繪之空罇也。若曹之言誇衒，而非希臘之露使之然也。汝塞里烏及泰堅誦阿及伐羅諸人，肥碩之學者之羣，往哉！若曹蓋我儕青年之空虛之鏡。鈹耳！吁，汝撒克妥思、莎平奴思，我所最系念者乎，別矣！青春乎，別矣！蓋我儕方揚帆趨幸福之海天，研求大智西隆之良謨，從衆煩慮中取贖我儕之生命耳。』從這些詩句中，我們可以想見當時魏琪爾研究哲學之熱心了。但是在這十行詩句之後，接着魏琪爾便寫下了四行完全顯現出他性格之溫雅的詩句來，那是他對於文藝之神繆司的態度了。其詩之意蓋謂：『往哉，繆司！於戲，雖當此際，子亦可以行矣，麗都之繆司乎！爲真理故，我儕當誓言曰——子固曾麗都者也。雖然，盍來歸於我述作中乎，其體謙貞而珍罕！』這樣的一首詩，豈不是一個學者及詩人（當他心中大大地給詩的魅力所感動的時候）的最忠實的表白麼？

此後十年間，魏琪爾之行藏殊不甚可考。或許那時因內戰（*civil war*）爆發，使他不能再居留在羅馬。所以後來聽說他是住在家鄉，從事於寫牧歌。他並不參與戰事，也不會當過兵。據說他曾

經做過一次律師；但是因為他是拙於辭令，而且又缺少鎮定工夫，所以在這方面，他就不能成功了。這或許也正是他的幸運，因為這樣他纔得逃避了一切使他犧牲天才的誘惑。

魏琪爾第一次的文學衝動，是想寫一篇關於羅馬早期或阿爾巴的史實的史詩。這種衝動，他在牧歌第六篇中曾經暗指着過：

Cum canerem reges et proelia, Cynthus aurem Vellit et admonuit

其義蓋謂：『方夙昔余嘗好歌咏諸王及戰跡，神辛諦亞耳提而面詔之曰……』後來他感覺得這種材料不適宜做詩，便放棄了這個思想。但不時地會想計劃着把當代的史實用詩體記載下來，譬如稱頌保利哇，伐路思，或凱撒的光榮。這種設計，隨時想起，便隨時被抵抗掉，所以終於沒有實現。可是以後所寫的偉大的史詩伊尼特，點綴羅馬及阿爾巴之古傳說，譽揚奧古斯德時代之治平，實在即是他早年久蘊着的兩個目的之混合的實現。

當腓理比（*Philippi*）戰爭的那一年（公元前四十二年），魏琪爾住在家鄉，專心於撰製牧歌。這一段時期中的他的生活狀況，我們知道得很少。只知他依舊研究着亞歷山大體的詩藝，他

能够很自由地寫亞歷山大體詩歌，除了荷馬之外，他差不多可以趕上一切其他的希臘詩人。還知道他那時頗受省長保利哇的恩寵和保護。此外他和那還在青年時代的在詩歌和政治兩方面都很榮顯的迦路思的感情也非常密切。

下一年，就使他的生活起轉變了。那時羅馬的三頭執政（Triumvirs）因為要將土地酬謝他們的兵士，便下令沒收了同情於元老院的克萊蒙那地方。還嫌不夠，便又下令沒收曼都亞附近各地；而在這範圍內，却正包含着魏琪爾父親的農場。奉命來分配這些土地的委員是保利哇，伐路思和迦路思，都是與魏琪爾有交情的。他們勸他到羅馬去直接請求奧泰維，於是他遂作羅馬之行，居然得到了奧泰維的允許，償還他父親的土地。但等他回到故鄉一看，伐路思已繼保利哇而為省長，這個人是對於曼都亞人沒有好感的。所以，不知是不能呢，抑是不願，他竟連魏琪爾都一點不加保護。於是魏琪爾爲了迫切的生命危險之故，不得不浮水逃避了那些已經佔有他的土地的兵士之暴行。在他的牧歌中，第一首和第九首都說到這事件的。

在這第二次的被逼得離去故宅以後，魏琪爾便和他的家人一同遷到一所狹小的村舍中去，

這所村舍，從前是他的先生西隆的產業。在 Catallecta 集中的第八首詩即是此時所作：

Villula, quae Sironis eras, et pauper agelle,

verum illi domino tu quoque divitiarum,

me tibi et hos una mecum, quos semper amavi,

si quid de patria tristius audiero.

Commendo, in primisque patrem. tu nunc eris illi,

Mantua quod fuerat quodque Cremona prius.

這首詩的大意是紆寫他對於家鄉狀況之憶念與悲哀，對於他親近的人物——尤其是他父親的愛戀，而以對於新居的致語的口吻出之。這時候他所身受着的經驗，也許就已經替他以後描寫伊尼思從脫羅亞（Troy）大城的遺墟中逃亡出來的時候所有的情緒打下了草稿。

自此以後，他好像就絕不會回到故鄉去過。奧泰維對於他的恩寵，補償了他的損失。他的生命便從此飛黃騰達，不再受什麼危險和打擊了。從他的朋友及庇護人（patrons）那兒，他得到了很

好的運命。直到他死，他共有一百萬個賽思透思（*sestercio*）。羅馬貨幣名，一百萬枚，約合今英金八萬磅。在愛斯雞林山（*Esquiline*）上，與梅賽那思的園林毗近，他有一座屋子；在那潑耳思（*Naples*）有一所別墅；在岡巴尼亞（*Campania*）有一座村屋；而且他又好像時時住在西西里（*Sicily*）及意大利南部的。

在公元前四十二年，他在家鄉的時候開始的牧歌，到了三十七年，便在羅馬完成了。同時這一卷牧歌便被流傳出來，立刻就受到了熱烈的讚賞，甚至有人拿去在舞台上朗誦出來。於是魏琪爾的名譽，便與史詩家伐理烏思，悲劇詩家保利哇鼎足而三，被推為唯一的歌咏自然景色及農村生活的大詩人了。不久之後，魏琪爾便顯赫地住在羅馬，置身於以梅賽那思為中心的一羣並世著名文人的集團中。我們對於這時代的魏琪爾之生涯的智識，可說完全是從賀拉思短歌第一卷中得來的。賀拉思之得與梅賽那思訂交，便是因了魏琪爾和伐理烏思二人的介紹。

在公元前三十七年，有一個著名的李倫狄西（*Brundisium*）旅行隊，這就是魏琪爾，賀拉思，和伐理烏思三個人所組織的。賀拉思一個人從羅馬出發，而魏琪爾及伐理烏思便和他在西奴薩

(*Sinuessa*) 聚會。所以由這樁事情推測起來，那時魏琪爾似乎已經退出了羅馬的豪華生活，而隱居在他的岡巴尼亞別業中了。這個岡巴尼亞別業，他從這時候起，當作老宅似地，大都總居住着在那兒，一直到他壽終。

在賀拉思短歌第二卷中，那是在公元前三十五年至三十年間寫的，我們一點也找不到什麼魏琪爾的蹤跡。因為這時候，魏琪爾方住在那潑耳思，從事於田功詩之撰製。但是在短歌卷一中間，第三首及第二十四首歌都很足以使我們看出賀拉思和魏琪爾兩人的友誼。不過這第三首短歌却有些奇怪。這是咏魏琪爾旅行到希臘去所乘的船的。我們知道魏琪爾到希臘去，生平祇有一次，就在他死之前；這即是說，他從希臘才回國就死了的。而賀拉思所作短歌的前三卷却在他旅行希臘之前就已經出版了。所以我們對於這首短歌，就有了以下幾種疑問：（一）此歌所詠是否確系魏琪爾另外一次的希臘旅行？（二）此歌中之魏琪爾是否另外一個人？（三）是否我們所有的賀拉思短歌第一卷的出版日期是比原本為遲？對於這樣三個假設的疑問，曾費了不少的思考。對於第二個疑問，我們知道當時絕不會有第二個賀拉思所認識的魏琪爾，因為賀拉思的一生事蹟，

都可以從他的著作中查考出來的。對於第三個疑問，我們覺得有兩個理由是可以提出反對的：第一，按照賀拉思編詩集的成例看來，決不會把咏最近的事實的詩篇，編在第一卷第三首之理；第二，我們看那首詩的思想，作法和運用神話古典手腕，顯然是賀拉思早年的手筆。於是說到第一個疑問，我們却未能就此武斷地反對掉了。因為當魏琪爾旅行到西西里而就在那兒居留下來的時候，也許他確曾作過（或者至少也曾計劃過）一次希臘旅行。這次旅行的目的想必是去看一看他所想描寫的伊尼思在離開脫羅亞城而到拉丁地方去的行程中所經過或蒞止的地方。我們現在讀他的大著史詩伊尼特，有好幾處的描寫顯出一個老練的旅行家的手筆。然而，在別處地方，我們却一點也找不出魏琪爾早年曾有過希臘之行的證據，所以對於這首短歌是祇好存疑的了。第二十四首短歌是因為他們兩人的好友伐路思之死，而寫贈給魏琪爾的。在這首詩中，在賀拉思的口吻中，我們很可以看出魏琪爾待朋友的熱情。

Multis illi bonis febilis occidit,

nulli febilior quam tibi, Vergili.

（意爲：悲悼其死者衆且善，但未有如君之甚者，魏琪爾。）

從公元前三十七年至三十年的七年間，魏琪爾的時間和心血都化在幾乎有二千行的田功詩上。這時候，大部分日子是住在那潑耳思的。到了公元前二十九年，當奧古斯德遠征亞細亞回來的時候，他的田功詩已經告成。便在阿歹拉（Atolla）城中，將全詩讀給奧古斯德聽；梅賽那思也在場的。這四卷詩一共讀了四天。

此後的歲月，魏琪爾完全獻納於撰製史詩伊尼特的大工程裏。在Catalacta集中的第十四首詩，這顯然是在他開始作伊尼特之後寫的。我們知道他曾對女神維奴思（Venus）許下願心，說如果他所從事着的工作能够成功，他將獻納一頭牡牛作爲犧牲。但是，這工程，在魏琪爾自己却始終未曾承認是成功的。當公元前二十六年，奧古斯德大帝在參加岡他、李里戰爭的時候，就已經渴想魏琪爾的大著一讀；但魏琪爾却寫了一封有名於後世的信去辭謝了。後來，在公元前二十三年，他曾給奧古斯德大帝及其家人誦讀過三卷伊尼特。

可是，當他孜孜矻矻地寫了十一年的史詩伊尼特之後，他還預備在三年工夫作最後之訂正。

在公元前十九年，他便出發到希臘和亞細亞去旅行。在雅典城，遇到了奧古斯德大帝，於是他奉了奧古斯德的旨意放棄了到亞細亞去的目的，隨同奧古斯德回意大利。在梅迦拉（Megara）城灼熱的陽光之下，他患病了，再加以繼續不停的旅程，於是這個羅馬詩宗不能支持了。在九月二十一日，剛在李倫狄西登岸之後幾天，魏琪爾便溘然長逝了。享年五十一歲。

當他彌留之際，他吩咐將他的貯藏伊尼特手稿的篋子拿來，要全部焚廢掉。這是他特有的一種謙下的自低的性格。對於其他的不成功的作品，他也一樣有不自滿的表現。他叮囑他的好友伐理烏思及妥加除了經他手自訂正的之外，一些也不要刊布。幸而這種遺囑，終於因為奧古斯德大帝的命令，沒有實行。否則，這著名的羅馬國家史詩伊尼特便不會存在天壤間，流傳給千秋萬古後的文人欣賞了。

魏琪爾的遺骸仍舊歸葬在那潑耳思。在這地方，他的墳後來竟受着宗教的尊崇，被人民當作神廟似地前來朝參，永遠地享受着羅馬人虔誠頂禮的香火。

魏琪爾的身材很長大，但很醜陋，面目黧黑，差不多終其生永遠地顯着一種田舍奴的村氣。在

平常說話的時候，也缺少一種從容不迫的儀態，而且永遠克制不住他的鄉村的或學者氣的羞澀。據說他在羅馬的時候，老是極力的避免給人家看見。他總挑着那與他認識的人相鄰近的屋子住。他的雙親在他失去農地的那一年就亡故了，那時他已二十九歲。他有兩個弟弟，一個在孩提時代就故了，一個則在成人之後死了的。他自己終生未曾娶妻，當時羅馬詩人所歌咏着的各種私戀行爲，他也不曾有過。所以他的遺產，一半給了他的異母弟普洛古路思 (Valerius Proculus)；其餘便都分散給他的朋友奧古斯都，梅賽那思，伐理烏思，和妥加諸人，作爲一種遺念。

他的著作計有牧歌十篇，田功詩四卷，史詩伊尼特十二卷，小詩 *Catalecta* 一卷。此外另有小史詩蚊蚋 (*Oulex*)，海鷗 (*Ciris*) 等數篇，及牧歌萊 (*Moretum*) 等，均亦傳爲魏琪爾所作；但無明徵，未能確定也。

第二章 牧歌

牧歌 (Eclogae) 一卷爲魏琪爾早年所作。

拉丁文『Eclogae』這個字原出希臘，其意義祇是『選集』。所以這個魏琪爾早年的詩篇的題名，並不會指示着內中詩篇的性質，其義祇是一集不相連屬的短詩集而已。另外還有一個稱這集詩的字是『Bucolica』，這字是指着一種希臘的詩式，而性質是咏田園風物的。魏琪爾自己對於這集詩，並不用這兩個字中的任何一個爲題名。但是從他的詩藝的表現上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確是在使用牧歌的旋律，確是在規範希臘的牧歌。在他的詩篇中，他所祈求的不但是『西西里的繆司』(Sicilian Muses)而且還有『阿萊須莎的泉水』(Fountain of Arethusa)。他又曾提起過希臘的牧羊神 (Pan) 他還會用『西拉句思牧童』(Syracusan shepherd) 這個名字，來暗指希臘牧歌詩人諦烏克列安思 (Theocritus)；他的詩篇中所會應用的那些歌唱的或獨白的牧童的名字，如 Corydon, Thyrsis, Menalcaas, Meliboeus, Tityrus

等都是希臘人名，而且大部分都是從諦烏克列安思的牧歌中借用來的。所以，我們現在稱他的這一集詩爲牧歌。

牧歌一卷，凡十篇。差不多每篇都可以考出製作的時候，及其次序；雖然這是與我們現在所見的次序不同。據阿思恭尼烏思（Asconius）的考證，說魏琪爾在公元前四十二年至三十九年這三年間，完全從事於撰作牧歌；但是在第十篇牧歌的第四十七行中，却暗指着公元前三十七年間羅馬大將阿格利巴遠征過阿爾卑斯山的那事件，由此看來，好像這牧歌一集的撰製期須得再延後數年了。對於這種疑問的可能的解釋，大約魏琪爾原想做到第八篇就結束了的；但是，在兩年之後，他對於迦路思的友誼，使他又添做了兩篇，遂成十篇之數。

這十篇牧歌是魏琪爾在種種地方，種種環境中寫成的。當初次刊行的時候，就獲得了意外的稱譽，其中有幾篇曾在舞台上得到過喝采。依照時代的先後看來，大概當以第二、第三及第五篇爲最早，約爲公元前四十二年間所作。第七篇並不暗指什麼時事，純粹是一篇摹擬希臘牧歌的作品，大概也得列入這早期作品中去。第一篇牧歌是因爲自己的農場被沒收而作的，故在四十一年。第

九篇及第六篇則大約在同年或四十年的上半年所作。第四篇是在保利哇任職的時候所作，故在公元前四十年。第八篇是呈獻給保利哇而作，當他征巴西尼（Parthini）凱旋的時候，故可斷為公元前三十九年所撰。第十篇首行即說明係集中最後一篇，而所咏則有阿格利巴遠征之事，當知決不能成於三十八年秋季以前。第一、二、三、五或第七篇，大概都是這位詩人住在家鄉的時候寫成的；第六及第九篇則成於西隆的舊別墅中，其餘則在羅馬寓居時所作。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編次方法，並不是依照了上述作成的年代而編的。大約是魏琪爾自己將一篇對話體間一篇獨白體而編定的。所以現在我們所讀到的牧歌一卷，是對話體和獨白體相間着的。祇有第八篇，牠的體裁很像第五篇的後半部，兩個牧羊人唱着兩闕相連的歌，雖然不是獨白體，也當牠獨白體，而編在對話體的第七篇之後，第九篇之前了。

牧歌第二篇傳為讚頌其所蓄青年俊奴亞歷山大而作。此奴蓋保利哇所贈，而由魏琪爾授以詩書者也。據說梅賽那思亦曾贈一奴子，名賽倍思，亦因魏琪爾之教迪，而負詩人之名。故知魏琪爾之對於此俊奴不無依戀，亦非不可能之事也。此詩摹做希臘詩風之氣息極盛，全篇寫景抒情，都類

諦烏克列安思手筆。嘗有學者康乃台博士以此篇與諦烏克列安思牧歌相校，謂其近似之處不下十七節，且其中尤有幾似從希臘原詩修潤而翻譯者。可見當時魏琪爾對於諦烏克列安思是如何的景仰了。此詩在抒寫一個失望的情人之強烈的感情以外，還充滿了一種要逃去喧豔的浮世而歸返於廣漠的大自然中的理想境域中去，并且犧牲一切文化的獲得物以交換平靜的生活的渴望。故有『嗟乎！倘卿能偕余同處沃野之中，茅屋之內，終日射鹿驅羊，於青青楊柳之林』諸語。使人讀之，油然生歸田園居之想，誠傑作也。

牧歌第三篇爲對話體，設爲二牧人相謔之辭，其形式及內容全似諦烏克列安思所作牧歌第四第五及第八篇。據康乃台博士所校，則近似處凡二十七節，亦純然希臘詩面目矣。

第五篇亦爲對話體，設爲二詩人更迭歌詩。二詩人者一曰梅那爾格思（Menalcas），蓋魏琪爾自况也；一曰莫潑蘇思（Mopsus），則以影其友馬賽爾（Amilius Macer）。莫潑蘇思歌詩哀悼達夫尼思之慘死，而梅那爾格思則頌美其虔神。對於此詩意義，古有諸說，或謂係魏琪爾哀悼其弟弗拉古思（Flaccus）之死而作。然雖此詩製作之日，正當弗拉古思夭折之際；而觀其敘述

達夫尼思上升九天之歌，殊不類發抒私人之悲感。故或有以此詩爲哀悼凱撒大帝者，當爲近似。此詩似爲公元前四十二年（凱撒大帝死後第二年）第一次以宗教儀式紀念七月四日凱撒誕辰而作。其中有句曰：『更無四足之神駿，肯飲溪而秣草。』蓋與凱撒崩後，其愛駿拒不進芻之傳說若相吻合。

第七篇牧歌因爲並不暗喻什麼時事，故不可考其所成年代；但是因爲他的不暗喻時事及純粹的諱烏克列妥思風格，使我們可以斷定是魏琪爾早歲作品之一。此詩假設爲二牧人在那座冬青樹下之達夫尼思前更迭歌唱，頌神祇，贊美四時景物，敘述戀愛，無不盡妙。雖爲希臘詩風，但不失其家鄉曼都亞之背景。綜觀魏琪爾之牧歌，其能以溫文爾雅之心緒抒寫其眷顧家園之念者，當以此篇爲最佳，而亦最後。蓋翌年曼都亞即被沒收入官，爲奧泰維兵士之戍地；魏琪爾之田園，亦被蹂躪，倉卒移家，遂有牧歌第一篇之作。第一篇牧歌亦爲對話體，主旨在寫故主對其田園之愛感，及鄉邦被籍之哀怨。其寫曼都亞之風物，雖復刻意求工，然作者情緒既異，則字裏行間，自不免有淒厲之氣矣。

牧歌第九篇似爲同年所作，蓋摹倣諦烏克列 妥思牧歌第七篇者。設爲詩人李雪達思 (Lycidas) 與詩人梅那爾格思之牧羊人莫理思 (Moeris) 之對話。抒寫曼都亞地方居民愁苦驚惶之情，隱以魏琪爾所身受之侵據其田園之百總之暴行。詩中景色，則自魏琪爾家園至曼都亞之大道中也。此詩在魏琪爾藝術上，有一相當重要之地位。蓋以前所作，摹擬之成分多，而此詩則表現其創造性及真實性處較富於前作。由此可見魏琪爾詩藝，蓋已駸駸乎有所進矣。

第六篇撰製時，地與第九篇同，蓋寓居西隆村舍中時所成也。此詩風格與前作大異，絕不類田園詩，所以我們不如稱之爲神話的半哲學的牧歌爲愜當。全詩所敘皆依據詩人路克列諦思哲學，而述宇宙創建之事。遂古之神話傳說如 Pyrtha 與 Dencalion 之故事，Saturn 之統治人間世等等均有敘述。原來魏琪爾此時方研究路克列諦思之物性詩，思想上大受影響，故作牧歌如此。諦烏克列 妥思之影響，至此篇而一泯無餘。

第四篇牧歌係作於公元前四十年保利哇執政之時。此詩以祈求西西里繆司發端，繼卽宣述將有一新時代產生。世界每一時代有一神統治之，經過了一來復之後，已到了來復之最後一時代，

由大神愛普羅 (Apollo) 統治着了。而且即將回返到黃金時代去了。將有一種新的人種從天上降生。這新人類中的第一個誕生者將過着神的生活，而統轄那以他父親的美德治平了的天下。於是底下就描寫了一大節黃金時代的現象，正如在田功詩第一卷中所描寫的虬扶 (Jove) 朝代以前的世界。接着又說這時代的全盛期當在這第一個誕生的小孩子成年之後纔能達到。而在這同時，人類的原始的罪惡還要逼他去冒海洋之險，築起牆來圍護他的城池，劃地爲溝渠，種種事情。而且還得有第二艘的阿戈船 (Argo)，載着精選的英雄遠征，有一個新的阿啟兒 (Achilles) 須得被遣到另外一個脫羅亞城去。最後這個孩子纔得上登大寶，統治萬幾。至此，詩人魏琪爾祈禱着他的壽命能延長到能夠參加慶祝這個盛業。因爲這篇詩的內容如此，頗有宗教氣味，所以有些基督教徒竟以此詩的思想及表現比之於救世主的預言書，而相信魏琪爾是在這篇詩中預言着以基督降生開始的一個時代。所以研究到這一篇牧歌的人，總要發生兩個疑問：(一) 詩中所說的在保利哇時代誕生的這個小孩究竟是誰？(二) 魏琪爾在當時是否得到救世主預言書的智識的可能？

對於這第一個問題，或有以爲詩中所指係奧泰維之子裘里亞（Julia），或以爲係指保利哇之子迦路思，或則更有以爲魏琪爾所言小孩係一想像的未來民族之代表，未必實有其人。凡此諸說，均似是而非，難以證實，至今懸爲疑案也。至第二疑問，則歷經學者考據，決定魏琪爾當時絕無得見舊譯聖經（Septuagint）中智識之可能；否則必在其他作品中有所顯露。惟其時魏琪爾方治亞歷山大時代之學術甚劬，則希伯萊預言之文字及思想實有間接介紹於魏琪爾之可能。由此揣知此詩之作風，固亦有其由來也。

牧歌第八篇敍二牧羊人達蒙及阿爾非西蒲思清晨相晤，各奏歌辭。達蒙所歌，蓋因其戀女妮莎與其情敵莫普蘇結褵，不免哀怨，歌以紓懷。阿爾非西蒲思之歌，則設爲思婦招其夫蕩子達夫尼思自城中返家之辭。兩歌情致綿綿，遣辭妍麗，實摹擬希臘文學而青出於藍者。其中達蒙之歌自三十七至四十一行一節，英國文豪麥泉萊（Macaulay）及法國文豪服爾泰（Voltaire）曾共譽之爲拉丁文學中最精妙者。惟此篇歌辭，亦未必悉出魏琪爾之創造。據西蒙茨（Symonds）之研究，謂魏琪爾所作牧歌全部均本於當時流播於意大利農民間之原始戀歌，故達蒙與阿爾非西蒲思

之歌，亦必此等民間戀歌之加以修潤者也。

魏琪爾作牧歌第十篇，一反其作第八篇時寫實之風，而仍歸於古牧歌之幻想。此篇述迦路思防守意大利海岸時，因被其愛戀之女李各梨思（Lycoris）所遺棄，哭於松林石磯之間，其辭極盡盪氣迴腸之致，爲近代浪漫的感傷之祖。所以魏琪爾牧歌之中，其寫不幸之戀愛，讀者常以第二篇及第八篇中達蒙之歌辭與此篇並舉。麥皋萊在一封關於魏琪爾史詩伊尼特的信札中，說『田功詩較能娛我，牧歌尤能娛我，而以第二篇及第十篇爲最。』於此可見其定評矣。

綜觀魏琪爾牧歌全集，其最初撰作之動機，實由於愛好諦烏克列安思，因而加以摹擬。殆後在形式、音節、詩律各方面既得臻於神似，遂漸漸在題材方面謀獨立。故諦烏克列安思之作牧歌，蓋在抒寫西西里景物，而以想像的故事組織之。魏琪爾之牧歌，則恆暗咏當時朋好及家國事變。其用牧歌體裁出之者，不過寄託詩魂之一適當的軀壳而已。

魏琪爾牧歌之優點，除想像之豐富，遣辭之精麗外；最爲後世學者所頌嘆者，厥爲感情之真摯。蓋其所用題材，既大多皆有所指喻，且又均暗隱一己之遭遇，發爲歌詩，自必不至無病而呻。故諦烏

克列妥思之牧歌，完全古典文學；而魏琪爾之牧歌則雖成於二千年前，雖蒙古典文學之形式，而其精神則雖舉以置諸近代浪漫文學之列亦可無否認者也。

第四章 田功詩

田功詩四卷出世以後，魏琪爾方纔在同時諸詩人中顯明地被認定爲一個瑰偉的歌詠自然景物及鄉村生活的詩人。正如史詩之於伐理烏思，悲劇之於保利哇，寫牧歌時候的魏琪爾，尙在青年，多接近自然，多研究學問，而忽於人生的真實的意味；況且又居於意大利之窮鄉，所與交遊者都是些鄉下人或與他類似的一流詩人，全賴他與那些地方執政官的交誼約略地介紹給他些國家趣味及外面的活動着的世情。所以在這種環境裏，他實在祇能寫出像牧歌似的一種發抒輕逸的情感及寄託青年之幻想的文藝品來。而在撰製田功詩以前的魏琪爾，則是生活在豪華的羅馬，在那裏，每一個人都有着要使自己著名的慾望；況且又高貴地廁身在梅賽那思及其他文學政治兩界名流的集團中，他差不多完全生活在世界活動的中心。這時，魏琪爾自然而然地會得感覺到以前在鄉下所寫的詩篇真是一種渺小的，輕微的，暫時的文學產物；而心中升起了一重奢望，想從事於一種更適宜於他中年時代的才學的藝術作品，去寫一篇範圍較大而能保持到永久的詩。有

了這樣一種奢望之後，魏琪爾早年的對於意大利鄉村生活的興趣及同情心遂引誘他去計劃出四卷田功詩來了。

在奧古斯德時代的羅馬詩人，是常常選擇一個希臘詩人的作品爲規範的。所以賀拉思規撫阿爾卡思（Alcaeus），普路卑誦烏思規撫迦列馬柯思（Gallimachus），而魏琪爾之作牧歌便規撫誦烏克列妥思了。但是，要很真實地描寫意大利鄉村生活，要使他的著作富有羅馬人的功利意識，而又不失其詩的美豔，則牧歌的形式是不能採用的了。於是，在這種情緒形成之時，魏琪爾似乎曾經大費躊躇於其詩體之決定。因爲他感覺到自然界與人類需要及享樂的關係，心中實在想把這種感覺給予一個適宜的抒寫；而不能從希臘的詩人中尋到一個適宜的指導者。

但是四卷田功詩終於寫成了。在第二卷第一七六行中，我們看出了魏琪爾自己承認他是以希臘的海西哇特（Hesiod）爲規範的。海西哇特者，希臘詩人，與荷馬同時。荷馬之詩，咏戰爭及冒險；而海西哇特之詩，則咏田功農作。今所存者有 Erga Kai Hēmerai 與 Theogonia 二詩，魏琪爾所摹仿的便是前舉一詩。這種詩，稱之爲教訓詩（didactic poetry）實是流行於早期希臘

的文藝產物。自從散文文學的興起，分清了詩與散文的疆域以後，自從希臘人對於每一文藝品有了要求印像統一的趣味以後，此種教訓詩已被排斥；雖然其源流仍綿互不絕，要亦極爲微細。此後一直到亞歷山大時代，此種詩方現復活之像。蓋其時天下承平，生活安靜，創作之衝動遂失；而學術發達，文學的好事者卻偏喜染筆弄翰，於是海西哇特之摹倣家羣起，教訓詩即被他們承認爲詩學中一派。羅馬在凱撒之世，其治平與希臘之亞歷山大時代相若，故亞歷山大時代之學術思想，遂流入羅馬；詩人路克列諦思即受亞歷山大時代教訓詩之影響，而有物性詩之作也。

魏琪爾當時曾研治路克列諦思的物性詩甚勤，思想方面亦不免受些影響。所以他的田功詩結果仍舊採取了與物性詩相同的範本，瓣香於海西哇特。然而魏琪爾的田功詩並不是完全和海西哇特以來的教訓詩一樣的。魏琪爾是因爲沒有適當的詩體可以表現他的感興，不得已而仿效這種教訓詩體；而他仍舊很明白這種教訓詩體的大缺點，是在沒有詩的美豔，故他的田功詩是處處很小心地極力保存着詩趣的。

田功詩 (Georgica) 這個字，使我們一眼就想到這詩體是從希臘來的；但是魏琪爾的田功

詩的題材卻純粹是本國的。我們可以說，田功詩的靈感是魏琪爾對於意大利的鄉邦觀念所給予的。其唯一之目的則在抒寫鄉土之愛。所以田功詩中的題材及最重要的數節都純粹是羅馬的。此詩共爲四卷：第一卷述耕種，第二卷述培植葡萄及橄欖，第三卷述畜牧，第四卷專論養蜂，此皆繁盛於意大利之農事也。魏琪爾本其個人的經驗及觀念，或別個意大利著作家之紀載，忠實地用不失其美豔的詩句，傳授國人以農事智識，迥非牧歌之含有幻想的成分者可比。所以在田功詩四卷中，字裏行間，均在在有羅馬國家之特性也。惟在第四卷中，自三百十五行至五百五十七行間一節插語，讀者輒以爲非特無羅馬國家之特性，且其想像完全與當時意大利之世態相違。在這裏，便須要一個說明了。原來在第一版的田功詩中，這裏一節乃是歌頌其老友迦路思的政績的。後來在公元前二十七年迦路思被迫自殺之後，魏琪爾受奧古斯德之意，重訂此詩，此節便被刪削，文字完全架空了。故田功詩全篇中，惟此節內容不着邊際，則大帝之苛政所當負責者也。

田功詩雖卷帙不多，其成功卻頗經歲月。如果說魏琪爾之起意作此詩及感念到此詩中之國家意識乃是當他生活在羅馬之時，則其寫作此詩蓋在退隱於岡巴尼亞之時。此詩亦與伊尼特一

樣地是緩緩地完成了的，是一種刻意的研求及默想的結果。除了上述一大節插言外，在以後的版本中，作者還竄改了許多。我們可以說此詩是一種鄉土情緒的工作，同時也是一種博學的工作。在這四卷詩裏，魏琪爾應用了許多意大利農民習用的諺語，海西哇特的格言，亞歷山大時代著作家的科學智識及神話傳說，以及路克列諦思的哲學及想像的概念。還有在希臘諸家中，他採用了不少台莫克列妥思（Democritus），克生諾封（Xenophon），譯烏弗拉思妥思（Theophrastus）的材料，在拉丁著作家中，對於他的田功詩最有用處的是凱妥思妥魯（Stolo），脫萊美理烏思（Tremellius）及伐洛（Varro）。田功詩的實質的材料都是從以上所舉諸來源中選擇出來，而使之凝合攏來的。可是其文學的靈感與思想卻一點也不是從什麼地方剽竊來的。雖說他很受海西哇特及路克列諦思的影響，但是畢竟與這二者是不相同的。

在第一卷田功詩中，神學的思想很富，故海西哇特的精神甚為顯著。自第二卷以下，對於自然界的哲學思想較為顯著，於是路克列諦思的精神大露。然而田功詩之受路克列諦思影響，半為同情，而半為反對。這種現象，在哲學界中，較在文學界中尤為常見。因為魏琪爾對於自然界的情感及

概念固直接源於路克列諦思；而其宗教的自信及國家的情緒，卻因為對於路克列諦思之反感而發生出一種新的力量。所以魏琪爾在田功詩中所表現的人生觀，終於與路克列諦思的人生觀不同了。路克列諦思是以淡泊恬靜爲安；而魏琪爾則竭力教人宜奮發努力，以克服自然。

我們考察了魏琪爾發心寫這四卷田功詩的動機，他所選用的藝術形式，表現在他的題材中的國家意識；他所應用的材料之來源，便得到一個結論，這田功詩乃是意大利藝術及靈感中的一件純正的作品。讀者在這四卷詩中，可以找出以下幾種代表的特點：

(1) 要將土地耕種，畜牧，樹藝，養蜂的最好方法，給予一個實驗的指導，這是田功詩唯一的明白的目的。所以我們研究此詩，第一便得問此詩中所述各種農事方法，是否準確的，或有效的，不論在古代或現代？魏琪爾的科學智識會不會有錯誤？這些疑問，經過了許多農作專家的探討，已證明了魏琪爾非但是一個詩人，而且還可以當得起是一個農學家及自然科學家；即使在現代，也不會使他損失了這個榮譽。在吉思蓬 (Gisborne) 的古代園藝論文集及曼齊 (Menzies) 的造林學中，都有好幾節文字說到魏琪爾詩中的植樹法是很適宜的；即使到了相去二千年的現代，這些

方法也還沒有多大的改進。所以魏琪爾自田功詩告成以後，在文化上，固然給予羅馬一種美麗的文藝品；在學術上，卻同時又佔據了一個教師的地位。這是沒有一個希臘詩人或以後的英國詩人所能得到的。賀拉思也曾在他的詩中指出過這種好學善教的態度，是羅馬天才異於希臘天才之處。

(2) 在田功詩中，我們除了農作的教授外，還有許多地理，神話，天象的智識可以獲得。這些都使我們知道奧古斯德時代的羅馬和意大利與其他各國及古代文化的關係。從詩中所舉各地的特產上，我們可以窺見當時羅馬與東方各國的商業往來。我們可以看出得出羅馬的兵力，怎樣地使全世界的特產——脫莫路思的靛青，印度的象牙，阿拉伯的香料，迦利比的鐵，崩都思的海狸油，哀辟魯思的駿馬——做成了羅馬所有物的一部分。我們又可以看出在羅馬帝國中，有許多羅馬人及意大利人是如同殖民似的居住着的。詩中常用的希臘神話及星象的隱喻，又使我們得知古代的藝術與科學，也正如全世界的物產一樣，已經轉向這文化的新繼承民族，而供其享用了。

(3) 在田功詩中，魏琪爾的孜孜於勸人勤苦工作之必要，亦是很顯然地可以接受的。在魏琪

爾的心中，或許對於這種辛勤工作有着特殊的興味。這種思想，也絕沒有什麼希臘淵源。希臘人的理想是過一種智慧的閒暇生活，雖然海西哇特詩中亦常說到工作之必需，但這是他與魏琪爾類似之處，並不像魏琪爾那樣地有着強固的意識，況且海西哇特又不能算得典型的希臘人。這大概是希臘羅馬兩國民族性不同的緣故。希臘人不以勤勞爲美德，亦不以閒懶爲罪惡。而羅馬人卻各方面都孜孜矻矻地表現其勤苦，在戰爭，政治，律法，文學，商業，種種之實利工作之建設，以及土地之拓殖；而尤其以土地之拓殖，爲羅馬國民意志之所依歸。土地之於羅馬人，實視爲施行勞力之第一場所，獲得財富之主要泉源，正如大海之對於希臘人一樣。故荷馬之作奧德賽，其靈感之所自來，爲最初使希臘人從事於航海生涯，而尋求殖民地之衝動；魏琪爾之作田功詩，其靈感所自來，乃在最初使拉丁民族有佔據之心，與其他民族爭奪土地之佔有的衝動也。故田功詩中所諄諄垂誡之勞作，實卽拉丁民族性之表現耳。

(4) 此詩通篇又浸潤着一種對於自然界的詩意的情緒。故其寫景狀物，亦是很值得誦讀的。在第二卷第三百二十三行至三百四十五行一節中的描寫春季景色的文字，實在是南歐半島中

所特有的風光。第三卷第三百二十三行至三百三十八行間的一節描寫長夏江村的田園美，從晨星臨照着的破曉起始，直到明月輝映着林間簇葉的黃昏時分止，使讀者爲之心移神往。此外還有許多描寫風雨，波河水決，等文字，都是使當時的羅馬人低徊諷誦，嘆賞不止的。此外，關於意大利的北部，中部及南部的地方風俗，在此詩中亦有好幾處描寫到。譬如用赤楊樹挖成的輕舟，是在波河的急流中下水的；繫了花圈供獻到神壇上去的紫菀花，是由那些牧羊人到美拉江的蜿蜒的岸灘上去採集的；那些不幸的曼都亞人所喪失掉的平原，是最好的牧場；加布亞（Capua）附近及威蘇維山周圍的土壤，是最適宜於種麥的；還有巴哀斯登的玫瑰花圃，達蒲奴思山旁的橄欖樹林，西拉的林中牧地，西拉路思江邊的牧場，都是由魏琪爾的詩筆介紹給我們，使我們油然幻想到二千年前羅馬的富庶。

(5) 此詩中之宗教思想亦與古意大利信仰及生活相一致。人類生活在魏琪爾詩中，正如在海西哇特中一樣，直接依賴於神祇。不過魏琪爾的信仰更較海西哇特之信仰爲莊嚴，此其分別，正與一個嚴正的父親與一個熱心的教師之分別一樣。希臘人之事奉宗教，是由於美的情感之衝動；

羅馬人之事奉宗教，是由於人類有所希冀。故田功詩中所有頌神祈神之辭，儼然出諸實利主義之羅馬人之口，而無所掩飾者也。

(6) 田功詩除了很真實地表現了羅馬民族特質而外，還有着一種倫理的思想。這種倫理思想的消極的原素是從對於世界的熱情及愉快中間發生的。在這一方面，田功詩中的思想是可以說與路克列諦思的思想相同的。但是牠的積極的原素，卻是魏琪爾對於祖國和家庭的責任心所構成的。人類中間的友愛，這是在希臘哲學中被列為最高德行的，一切美德都將從此產生。但是一種自然的情感及對於家庭生活的責任心卻祇認為是一種本能，而不涉及倫理哲學的範圍中間。而在羅馬民族的倫理觀念上，對於家庭間的德行及情感卻不當牠是一種偶然的夢幻，而簡直奉為與民族意識輔翼着組成整個羅馬文化的重要原素。所以田功詩中，魏琪爾也充分地洩露了這個思想。

(7) 最後所要講到的，便是在這四卷詩的藝術上，也可稱為完善的代表作。這是經過了長時期的希臘研究而產生的最精美的意大利藝術品。雖然作者曾襲用了許多亞歷山大時代詩人的

作品，但並不能就說此詩是一件摹擬的工作。因為在思想，氣分，情感，甚至詩的形式各方面，都是魏琪爾的創造。尤其是在詩的韻律一方面，魏琪爾以前的拉丁詩，總被認為不能如希臘詩似的有一種沉靜的力量；但是田功詩四卷，卻證明了拉丁詩也有達到最高的完善的可能。其韻腳之悅耳，詞藻之流利，使讀者感受到與讀古希臘詩人的傑作一樣的愉悅。

第五章 史詩伊尼特

伊尼特 (*Aeneid*) 是長十二卷的史詩，不僅是魏琪爾生平的傑作，也是羅馬文學唯一的代表。當魏琪爾寫成了田功詩四卷之後，在文學上的聲譽和地位是已經被確定了；奧古斯德大帝對於他的恩寵也已到了最優渥的程度。而其時羅馬政治救平，國勢強盛，士民富庶，駸駸乎如希臘亞歷山大之世。這時候人民都歡欣鼓舞，對於祖國油然而生一種愛慕驕矜之情。這種種情形遂引起了魏琪爾作伊尼特的動機。所以，田功詩完成以後的魏琪爾，便一直抱着一個希望，想完成一件偉大的工作，以使他自己的名譽永垂於後世，以表揚奧古斯德大帝的豐功偉業，並且給祖國的偉大立一個永久的紀念碑。

因此魏琪爾就想到以前安尼烏思 (*Ennius*) 所作的史詩 *Annales* 及奈維烏思 (*Naevius*) 所作紀事詩 *Bellum Punicum*，亦是將當時時事、神話及羅馬史蹟的傳說連繫起來的一種詩歌。在田功詩第三卷的引言中，魏琪爾曾說起這種思想有過一時曾在他的想像中

閃耀過；但是後來，似乎他以爲在形式之選擇及題材之編配兩方面，有避免這兩部本國古詩人的大作之必要，所以他終於以希臘詩人荷馬之伊里特（*Iliad*）及奧德賽（*Odyssey*）爲依歸，而決心想替羅馬人產生一部偉大的史詩了。

要這樣做，於是便需要從許多神話的事蹟中選擇一個英雄的事實，拿來與羅馬及意大利全部的故事，奧古斯德時代的時事，相契合；而這個英雄事實又必須能指示或象徵當時民衆所有的思想，迴憶及希望。從這種需要上看來，我們可以明白魏琪爾的史詩之最初動機是和荷馬的史詩的最初動機大不相同了。伊里特及奧德賽是產生於純粹的史詩的衝動，所以這兩首詩的胚胎是故事，而其目的是滿足人類活動中的好奇的情緒；所以『阿啓兒的發怒』、『奧德賽的回家』諸節，便被認爲這兩部詩中的代表特點了。至於伊尼特呢？伊尼特的胚胎是羅馬人的國家觀念，羅馬的崇高的地位，她的珍奇的運命，奧古斯德時代的繁盛。而詩中的人物，事實，穿插，雖然很適當，很美麗；但都不像在荷馬的詩中一樣地是很自然地從想像中發生出來的，那是從魏琪爾的思想中經過了抉擇，精煉，而發生出來以適合於此詩的結束的。所以伊尼特的主調並不是在第一卷開始時

引詩的第一句所謂「我謳歌那第一個從脫羅亞海岸來到拉維尼及意大利的人，」而是這引詩末一句所謂「爲找到羅馬民族的鬪爭是這樣的宏偉啊。」因了這樣的比較，所以魏琪爾實是另外創造了一種史詩的新型式。伊里特和奧德賽是個人的史詩，伊尼特是國家運命的史詩。

伊尼特 (*Aeneid*) 一字原出希臘語，義爲「關於伊尼思 (*About Aeneas*)」。伊尼思者，脫羅亞城中諸王之一也。此詩開始卽述大風雨襲伊尼思船。蓋脫羅亞城破後，伊尼思背父母，棄妻子，隻身自混亂中逃出，漂泊七年之久，始聚集從者，航行向意大利而來；風狂雨驟，船隻多數沉溺，僅存七艘，安抵非洲北岸之迦泰基 (*Carthage*)。迦泰基有女王曰狄妲 (*Dido*)，美而豔，旣遇伊尼思，伊尼思告以脫羅亞燬滅之故及其苦難之航程，狄妲女王聞而愛慕之，有委身之意，其始伊尼思頗爲所動而不能決，旋諸神示警伊尼思，勸其勿滯跡迦泰基，遂毅然有去志。狄妲調知其意，百方誘媚，冀其歸心；但伊尼思終不爲屈，狄妲羞憤茲甚，遂以伊尼思之及自裁。

於是伊尼思揚帆趨西西里 (*Sicily*)，晤女巫西比爾 (*Sybil*) 於其石窟。於是此女巫卽導之游地獄，渡幽明河 (*Alys*)，經失望之域，見諸異物，又晤死於脫羅亞戰役諸英雄，又見女王狄妲，

有妒戀之色。最後至極樂世界（Elysium），見其父，其父詔以將來拉丁種族之光榮，并示以伊尼思後嗣諸英雄之靈，則皆後世羅馬諸王也。

自西西里揚帆至拉丁姆（Latium）登陸。其王拉丁納思（Latinus）遇之甚厚，願以其獨生女拉維尼亞（Lavinia）妻伊尼思。但此時忽有一拉丁公子名多爾納斯（Turnus）者，爲羅多里（Rutulii）國王，與拉維尼亞有戀，且爲拉維尼亞之母所寵。於是脫羅亞人與羅多里人遂起爭端，大小凡數十戰。一次，脫羅亞人因其魁首未來，瀕於失敗；幸其時伊尼思忽得昔阿啓兒甲冑師伏兒干（Vulcan）所製盾牌，牌上顯示將來羅馬國之光榮及勝利，遂於此時持盾赴戰，獲大勝利。最後伊尼思與多爾納斯單身作戰，多爾納斯從者陰傷伊尼思，伊尼思創甚，其母維娜思（Venus）治愈之。伊尼思既愈，即再接再戰，多爾納斯遂死於此役。伊尼思遂以脫羅亞貴胄，上承天命，合拉丁納思王室，建立羅馬國。

史詩伊尼特十二卷內容，大略如此。當時羅馬人民常好自讚其種族之高貴，輒自言系出脫羅亞；但又不能言其世系。而那時羅馬所有之神話及傳說，如羅摩羅思（Romulus）及萊摩思（Re-

ius) 之故事，卡辟都爾地方之狼的銅象的傳說，均屬散碎，不成片段，遠不如希臘所有者之整齊有序。所以魏琪爾作伊尼特，將這些零碎的故事傳說編配起來，補其來源遞嬗之跡，以符合其時民間之信仰及思想；而終以伊尼思之子伊烏路思 (Iulus)，定爲羅馬祖先伊烏理烏思族 (Iulius) 之所自起。這樣，伊尼特出世後，羅馬人便能够源源本本地說出他們是怎樣的發源於脫羅亞了。

由這樣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伊尼特實在是許多雜種的原素的混合產物：一部分是魏琪爾時代的懷古之幽情，一部分是希臘神話之暗示，一部分是羅馬人的信仰，一部分是直接從荷馬詩中借來的材料，一部分又是取之於意大利古代的傳說。而把這些雜種的原素連系而編組之者，則是魏琪爾之偉大的想像力也。

伊尼特也正如安尼烏思的 *Annales* 一樣，是一部由國家情緒所鼓盪起來的詩。羅馬人，在每一個時代，總抱着一種堅定的自信，以爲他們是比一切民族都高超的民族；並且相信自從他們的發源起始，就有着一種偉大的運命輔翼着他們，而這種運命又將在他們的將來等候着他們。到了奧古斯德時代，這種意識，在全羅馬人民的心中，越發堅強了。所以在奧古斯德時代的文學中，這

種對於祖國的誇傲遂成爲顯著的現象了。魏琪爾當然也受着了這種愛國的熱忱，所以伊尼特開
始的幾行就描寫着一種從脫羅亞戰爭的殘燼中滋殖出來的定命的人民是：

萬國之王與戰爭之驕子。

對於這些人民，大神虬辟特 (Jupiter) 應允他們：

我對於這個國家，沒有束縛與時限；

他們將無窮盡地統治我所賦與的一切。

在第六卷中，又有一節很著名的詩，自負地表示出羅馬人的使命來：

「哦，羅馬人，你要記着，用你的威權統治萬邦！

這些是你的藝術；用「法律」給「和平」加冕！

愛撫柔順的人，而在戰爭中馴伏驕恣的人！」

此外相類的詞句很多。總之，都是充分地表現着羅馬人對於其祖國之神聖的發源及國運之久遠
的信任思想。所以，如果拿伊尼特看作是一篇羅馬帝國的史詩，則第一點可注意者就是詩中所沸

揚着的這種國家的意識。

第二點可注意者，是羅馬的宗教思想對於此詩的影響。原來羅馬人的對於國運之久遠及民族之超越的堅信，是與他們的信仰有關係的。他們的唯一信仰是『運命』（*fatum*）。所以在伊尼特中，一切人物的動作都是發生於運命的，無論是人，抑是神。每一個伊尼特的讀者，總會覺得此詩中定命思想的顯著。譬如在開始三卷中，魏琪爾就用了不下於四十處的平數或複數的『運命』（*fatum* 或 *fata*）。伊尼思的出發飄流，伊尼思以幸福的新國土之說安慰其火伴，維娜思以運命方等候伊尼思之說自慰其家亡國破之悲，風雨後神虬辟特之安撫維娜思，伊尼思自述其離去脫羅亞之情景，凡此諸節，我們的詩人輒應用到運命這個字。雖然其時詩人泰雪安思（*Tacitus*）詩中，亦往往表現此種思想；但終不如魏琪爾之堅信運命能絕對的控制人類意志也。我們讀這個故事中間的英雄，無論當抵抗一樁無可抵抗的事變，或在戰敗的時候，總自信有神的助力和指導，能够得到最後的勝利；於是忍耐着慘酷的苦痛，而終於獲得了他們的希望。就可以知道魏琪爾描寫這些英雄之漂流辛苦，其目的並不單是替羅馬建立一個都城，同時還在替意大利介紹一種新

的信仰。

第三點可注意的，是在伊尼特詩中魏琪爾所描寫的奧古斯德大帝的地位。魏琪爾作伊尼特，雖然其題材之選擇是取決於他政治的目的；但他倒並不想將書中所敘人物影喻奧古斯德時代任何一個真的人物。所以如多爾納斯，如狄蛇，如拉丁納思，或拉維尼亞，我們都找不出任何時人可以比擬。但是，詩中所述之伊尼思，如父親似的統治着他的人民，在戰爭中爲他們的領袖，在太平的時候則爲他們的執法者，而在一切精神關係上爲他們最高無上的牧師，這卻幾乎是有意地描寫着奧古斯德大帝了。本來魏琪爾是要做一篇詩頌揚奧古斯德所給與羅馬的豐功偉業的；但是因爲時事不適宜於詩體，故終於混合在這陳述羅馬民族起源的詩篇中，而以胸中所躊躇著的描寫奧古斯德的詩料轉移來描寫伊尼思了。所以魏琪爾筆下的伊尼思，實是羅馬民族之祖及奧古斯德大帝之合體。從這情形裏，我們如果說這是魏琪爾故意地隱喻着頌揚奧古斯德大帝，也是很可能的。

對於這十二卷的伊尼特，如果我們轉換一個觀察點，把牠看作是一篇人類生活的史詩，則又

另外可以發現牠許多價值。我們如果在讀過了荷馬的伊里特之後再讀伊尼特，便立刻可以感覺到魏琪爾在伊尼特中襲用了不少奧林辟斯山中諸神。這是從希臘傳到羅馬來，而使羅馬人家喻戶曉的故事。但是魏琪爾卻並非勦掠伊里特，伊尼特中的奧林辟斯山諸神，已完全失去了他們的活潑及力，而得到了一種新的尊嚴及舉止。希臘人和羅馬人宗教觀念不同之點，便可以在這裏看出一斑。還有一種很古以來就有的人死而靈魂尚生的迷信，也在魏琪爾的詩中有所表現。譬如在第二卷第二百八十一行至二百八十六行的海克特的鬼靈顯現給伊尼思時候的一節話，再如第四卷中女王狄妲自裁前見其亡姊西姬烏思之靈均是。這種思想，甚而推廣開去，學著荷馬，構成了一節遊地獄的詩歌，啓後世但丁神曲篇之源。

伊尼特又代表了當時羅馬的政治或社會情形。譬如在伊尼特中所描寫的統治者是像描寫一個父親一樣的。他有着至高的威權，他的責任是愛護子民，而子民的責任是服從。這正和奧古斯德大帝時代的政治情形相同。又詩中所述意大利各部落各城均聽命於多爾納斯，而脫羅亞人，阿狄人及一切居留在意大利的外國人的城池卻都集中在伊尼思麾下。這種各個獨立勢力之相

互的關係，亦即是當時羅馬人對外的政策。使各小邦勢力平均，而自爲之統率。

伊尼特中還有許多表現當時物質文化狀態的處所。譬如當西西里的王阿凱思特 (Acestes) 歡迎伊尼思從迦泰基回來時候，穿着的是原始獵戶用的粗布衣；哀望特是在矮小的屋子裏接見他的；而那阿卡狄王子是因檐下鳥聲而驚醒，遂偕同了兩匹睡在門外的守門狗去見他的貴客的。此外，又如在描寫大劇場的基礎：

這裏還有些人安置了

他們底劇場的深埋的礎石，並且在崖壁上

彫出了偉大的柱子，而高處的花飾是裝在舞臺上的

還有描寫虬奴神廟的門景的：

牠的按級遞升上去的門闕是真餘的，

門楣是青銅的，在青銅的門上又軋響着鏤紋。

此外當然還有許多詩節描寫偉大的建築物，豪富的羅馬家庭及宴會。皆因魏琪爾身處其境，不免

心有印象，故在撰述伊尼特時，即以此種印象爲範本，無意間給羅馬人的物質文化留下了一個記錄。這也是我們讀伊尼特所能得到的好智識。

伊尼特一詩，在詩藝上是有兩種弊病：一是詩體未純，一是缺少戲劇的想像。關於前者，實在魏琪爾是想加以修改的；可是天不假以壽命，以致永遠留下了一個缺陷，這是作者所不能瞑目，而讀者亦不免爲之嘆喟的。倘使魏琪爾真能再有三年的時間，重新潤色，則不妥處如第三卷二百五十六行與第七卷一百二十三行間之事實矛盾必可不見，而其他疑難莫明處亦必可豁然開朗，不致如現在我們所讀的那樣艱澀了。關於後者，則我們對於魏琪爾的天才，是不能因此而懷疑的。我們早知道伊尼特之作，其動機是與荷馬之作史詩不同的。故魏琪爾要鉤稽古史傳說貫串成篇，而不背於民間之所夙信，於是詩中人物之出現以及事變之發生，自然不能及到荷馬史詩之活躍而富有戲劇意味。所以，明白了魏琪爾作伊尼特之困難，便可不必再深責以戲劇的想像了。

可是，雖然如此，魏琪爾的伊尼特仍有其相當的價值。伊尼特的好處，第一在格式之崇高。洋洋十二卷的長詩，慷慨激昂的敘述出羅馬的起源，可驚可愕的英雄的事蹟，莊肅的神示，以美麗的戀

愛故事作爲點綴；而全詩中又充滿了愛祖國，虔敬信仰的思想。如此，又安得不使讀者肅然穆然感念到魏琪爾詩靈之高貴？其次，他的描寫手段確實也是到了作伊尼特而有了特殊的進展的。牧歌及田功詩大半是描繪田園風物，絕無摹取人情事變者；而伊尼特中，則人情如愛憎好惡，事變如戰爭，風暴，宴飲，歷險，魏琪爾均一一以最工緻的詩句傳述之，無不畢肖。故如第四卷中描寫女王狄妲，躍然爲舉世最熱情之豔女，有足令讀者爲之精魄盪動不能自持者。實在可以算是浪漫文學中的純金美玉。餘如第一卷中寫風暴，則使人躍然有攀舷升桅之想；寫伊尼思避風海港，則有危險後平靜安和之感；寫伊尼思與其母維娜思之談話，則使人深受人情美之挑誘。凡此諸端，皆可見魏琪爾寫景敘事，都用一種真摯的情緒編織入文字之中，非特其修辭之精華悅耳而已也。

第六章 結論

魏琪爾的名聞是樹立於田功詩，而全盛於伊尼特的。在羅馬，當伊尼特流傳於世的時候，魏琪爾是被認為一切詩人中最偉大的，只除了希臘的荷馬。這是由於沒有一個詩人能夠像他那樣的。在作品中廣闊地捉到了羅馬人的信仰，誇傲，意識，情緒，和幻想。在每個羅馬人的心中，那時都似乎需要着如伊尼特那樣的發揚國家之宏偉的詩篇；然而這個天才卻降落在魏琪爾身上，由魏琪爾代替所有的羅馬人執筆了。在這樣的地位上，魏琪爾當然有被他的國人狂熱地推崇的理由了。在文學本身上，魏琪爾以前的羅馬文學，全是枯燥的摹仿希臘文學的東西，而且並沒有什麼重要的成績。直到奧古斯德時代，文人輩出，創造之靈機漸能脫去希臘文學之羈絆，於是遂成羅馬文學鼎盛之秋。而魏琪爾自成田功詩後，即儼然為當時文壇盟主。故伊尼特之出世，真不啻萬流歸海，蔚為大觀。後世直以羅馬文學之祖的尊號加之於魏琪爾，又豈過譽？

如前所述，魏琪爾之所以能在羅馬文學中佔絕高位置者，蓋由於其能代表國家觀念及當時

之情緒與文化。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分檢討之：

(1) 在伊尼特中，魏琪爾使我們感覺到——這是沒有一個別的拉丁詩人能夠做到的，所有的很有權力地影響於羅馬人的想像力的運命觀念，天才，特性。而同時，他又使我們忘記了所有的那些歷史家創造出來的嚴峻，不公平，及壓迫的性質；這種性質，正如在枯索無味的歷史書裏所表現的一樣，是拒絕了讀者頌讚人類的同情心的。所以在伊尼特中，魏琪爾表現了整個的可愛的，健全的，幸福的羅馬，無論在共和時代，執政時代，或帝國時代。他的目的，祇是要使讀者相信羅馬的使命，正如詩中的神示一樣，是保持絕對的和平及為全世界的善良統治者。海蘭姆 (Hallam) 在歐洲文學緒論中說：『伊尼特之映照著羅馬的光榮，正如從一面鏡子裏映照出來的一樣。』

(2) 對於意大利的愛戀也是，正如對於羅馬的誇傲一樣，很深地沉潛於魏琪爾特性中的一種情緒。這種情緒，透布了他全部的作品。在牧歌裏，在摹擬希臘的形式之下，他描繪了意大利季候之美，種種適宜於這個溫和的土地的花卉樹木。在伊尼特中，也同樣充滿了這種愛鄉土的情調。而尤其是在田功詩中，這種真摯的，活躍的意大利印象是不能被讀者所忘卻的。而這種情緒，又豈是

魏琪爾一個人所獨有的？在賀拉思或其他諸同時的詩人中，我們也未始不可發現這種感情的抒寫；然而要替他找一個代表的作者，卻又非魏琪爾不可。

(3) 魏琪爾的著作又代表了那時的政治情緒及趨勢。固然，他決不能預見到以後提比留斯帝時代的虐政，和尼羅王朝的衰頹；然而他的想像卻是被所有的在奧古斯德時代給予人類事業一個新的衝動的影響所撼動的。他的詩，使我們知道當時羅馬人是怎樣的厭倦戰爭，混亂，和前代的無治狀態；怎樣的希冀着社會秩序之恢復，及國家之統一；怎樣感恩地接受一個能以獨力整頓國家的英雄的統治；怎樣希望地盼候着一個新的和平，富庶，光榮的時代。魏琪爾的詩，在當時，實在是和奧古斯德大帝的政策相合作的。奧古斯德對於羅馬共和時代的政治生活，要給予一個新的組織；魏琪爾則對於其時的精神生活，給予了一個新的方向。而奧古斯德的影響，不過幾世紀，魏琪爾的影響卻比較延長得更久遠了。在魏琪爾詩裏，他教導人民要忠於一人，這種思想，直到最近，還繼續保留在歐洲的政治中，所謂『主權』(master force)者是也。

(4) 魏琪爾的著作又代表着一種倫理的和宗教的意義。他懷念古代的淳樸的德行，他表示

着他那時代的仁慈觀念，他又預見着以後世界上所發生的憐憫及清淨的宗教意義。他相信靈魂的地位是系於肉體所會做的事情的善惡，他承認懺悔或贖罪的德行。凡此種種，又充分地表現他是一個最高的人文主義者（humanist），和清淨的宗教家。這是，倘使仔細地考察起來，也何嘗不是當時羅馬樸茂，儉約，溫和的民風所結晶出來的？

(5) 魏琪爾是純粹的一個學者，倘使從他的研求學問的態度中看來，在他的早期，他鑽研着希臘的哲學，科學，詩，和修辭學。他畢生都孜孜矻矻地，如像一個勤奮的學生似的搜讀着每一個藝術家的著作。他對於希臘的詩派尤其熟悉，從荷馬，海西哇特以下直至亞歷山大時代的教訓詩，無不研究有素。凡是在他的時代所有的學問，尤其是天文學和醫學，他也都甚淵博。他的早期作品表現出了哀壁鳩魯的哲學思想，以後便逐漸蛻化而近於伯拉圖了。最後在伊尼特中，又頗有淡泊主義（Stoicism）的氣息。據說他預算在完成伊尼特之後，還要再研究哲學；然則如果他不即死，也許能創造出更完美的巨製來反駁或回答路克列諦思的。他又是一個很好的古學家，他從許多來歷中搜集了關於古代風俗人情，或意大利著名城堡及部落的神話及傳說。所以，他的詩甚至還被

他的鄉人當作研求古學的寶庫，有許多古代的事跡，有許多已消滅的風俗習慣，都幸而因魏琪爾用作詩料而被保存着，這也是使他的讀者增加了對於他的景仰心的理由。

(6) 最後，要提起的是魏琪爾的詩格。羅馬文學自從安特羅尼克思 (Andronicus) 及凱安 (Cato) 以來，迄未曾有什麼完美的製作。直到奧古斯德時代，賀拉思與魏琪爾才分別達到了一種文學的化境。賀拉思的最高造詣是短歌 (ode)，魏琪爾的最高造詣是史詩。但是賀拉思的短歌雖然精鍊，卻總不能及到魏琪爾的史詩的宏偉。所以魏琪爾作伊尼特的成功（雖然他自己並不以為成功的），實在亦即是羅馬文學中一種主要形式之成功。沒有伊尼特，羅馬文學任是怎樣發達，終如繁星在天，而無明月為之君也。

由於以上的分析考察，魏琪爾在羅馬文學中佔至高至上的位置，是了無疑義的了。然而魏琪爾又豈僅僅為羅馬最偉大之詩人乎？為了他的學者的精神，人文主義的德行，淨觀的宗教的信仰，創造的和幻想的天才，對於田園的眷懷，他遂成為古今來歐洲詩人中的詩人。直到如今，無論詩的流派怎樣多，浪漫主義也好，象徵主義也好，每一個詩人多少總受到他一些直接的或間接的靈感。

之吹拂。

魏琪爾

1918
11-2

參考書目

1. Virgil's Work's translated by H. R. Fairclough (Leob Classical Library)
2. Studies in Virgil, by Glover.
3. Étude sur Virgile, par Saint-Beuve.
4. Roman Poets of the Augustan Age: Virgil, by W. Y. Sollar.

(按第一書爲最佳之散文譯魏琪爾著作集，英文本與拉丁原文對照。第四書爲英文本的最詳備之魏琪爾研究論文，本篇大半皆取材於此，不敢掠美，特此聲明。)

